

湖
海
文
傳

湖海文傳卷六十三

青浦王 昶德甫輯

傳

錢塘吳氏家傳

朱筠

吳自太伯十七傳而至王壽夢壽夢四傳而至太子友亡楚
友七傳而至漢長沙王芮芮八傳而至大司馬廣平忠侯漢
爲南陽宛人漢十三傳而至晉孝子猛爲豫章人猛八傳而
至唐佐臺御史少微少微八傳而至光在咸通中始卜居歙
之西溪南爲西溪始祖自西溪又二十三傳至明天啟中有
名憲者始遷于杭而居爲杭之始祖憲字叔度一字無愆初
來錢塘器識偉然與其賢達長老者遊同輩皆屬目下之明
制設科之法士自起家應童子試必有籍籍有儒官民軍醫

匠之屬分別流品以試於其郡卽不得就他郡試而邊鎮則設旗籍校籍都會則設富戶籍鹽籍或曰商籍山海則設竈籍士或從其父兄遠役數千里或千里歲歲歸就其郡試不便則令各以其家所業聞著爲籍而就試于是郡杭爲南方一大都會故未有商籍也憲獨與同邑汪生文演上書當事力言杭所以當設商籍者臺臣以聞報可於是憲遂得試於杭而爲商籍諸生杭之有商籍今百餘年諸生從此應布政使試及再試禮部率顯名以去者歲歲不絕皆憲倡之憲居錢塘旣美其湖山之勝久之與其一時知名之士議曰學所以學爲人之標準也今羣居徵逐獨行固陋諸君何所學乎於是考地吳山之陽建書院以祀朱子歲時朔望則咸來登拜辨祖槓以習禮法以其暇日更立期會爲文章相礪錯如

是以爲常今所謂紫陽書院者也方熹宗朝閩人魏忠賢用
事其黨布天下於時諸郡競爲忠賢建生祠而杭州之祠巍
然與紫陽書院相偪處其黨或以爲隘也則計謀所以取書
院地更拓而大之以媚忠賢憲聞之趣令長子瑗招同學諸
生數百人明日會祠下旣至方藉藉相語憲慷慨曰鸞孔不
與鴟鵂同巢麒麟不與狐狸同野今日是矣諸生皆慟哭旣
發憤爭門而入守者不得禁則更指忠賢像大罵罵已則共
擊碎之投園中出盡撤其祠而書院賴以不動聞黨以憲名
聞忠賢大恚必欲致之死時方起大獄因嗾其黨羅織之主
者構憲廷訊再三辭不服卽逮京師詔獄少子玟從行將以
身殉父也明年莊烈帝卽位忠賢伏誅事得白放歸遂不仕
而獨肆力於詩書及古鼎彝碑版六代唐宋以來書畫可珍

玩者旣作樓以貯之又刻水晶徑寸以小篆法書樓名名虛
白室憲日日讀書則必手書書一卷書成必取虛白室印印
卷首而藏其刻本於樓中不復讀徐徐出其所珍玩摩抄考
据以辨其毫芒於古之合不合者至秉燭而罷其晚年常居
樓中凡十餘年而樓燬于火又數年憲卒憲平生磊磊尙氣
節而教子獨以醇謹有子四人伯瑗仲琦叔璠季琰瑗字伯
玉從其父毀閭祠及釋歸益勵名節好學能文章獨不喜浮
屠氏曰人不師聖賢何所不至老而怖死則口作西域語曰
免我免我真愚也順治中子鑛以進士官粵西臨行受教瑗
曰牧令親民之官無他奇公明平恕四言而已子守其訓爲
良吏琦字稚圭莊烈帝時刑部尙書閔夢得以賢良方正特
薦詔授通判謝不起閉門著書日夜不釋手所著有尙書翼

注行世璠字子璵天性至孝父疾革割股和藥進焉比卒哀毀骨立喪母三年泣血目爲失明康熙甲寅歲閩亂諸郡子女俘掠道路不可筭璠爲傾家資贖之訪其父歸其子訪其夫歸其妻凡幾千人又以爲杭固都會也四方客死或無所歸骨乃暴于野遂創悲智社有死者醵金殮之當事屢旌其門竟以壽終琰字秩存方父之被逮也年十四獨行從其父廷訊則代辨析在獄則屬餽橐時僉都李之方按獄左右叱去之琰泣曰吾來爲父白寃義不畏死豈畏叱耶竟從父逮京師旣釋歸在父左右無不先得其意母邁風疾臥不得起扶持牀第間衣不解帶者年餘有兩從叔事之如父嘗曰遠祖之藏弗而不治是無後人也家有餘而無田以祭是餒其祖也以故置祭田除墓道終其身不敢怠兄弟四人孝友如

平生皆不仕年皆過九十歲未嘗析居異爨家庭之間怡怡
相見或偕行出遊翱翔於兩峯三竺之間衣冠顏色典型儼
然錢塘好事者或畫商山四皓圖以傳其事嗟乎四公之後
今又四五世子孫幾至百人蓋數十年矣自琦之曾孫名祿
乙字鎰閣孝友君子也爲予父執其子聞生又與予同學總
角相見如昆季鎰閣先生爲予言祿乙自弱冠遠遊且四十
年昔歲反錢塘避雨于市古貨器者之次買水晶小印持歸
家於故書卷首合之宛然先高祖虛白室章也私念百年故
物歸其主者旣甚喜他日當于家中隙地構廡一區以復虛
白室之舊業而祀我先人且述先人之行事懸之室中俾伏
臘家祀小大稽首咸得來觀一通以示其子若孫子其爲我
文之予不獲辭謹據杭州府志錢塘縣志吳氏家譜與先生

所口述者裁擇而爲之傳傳曰數典不忘其先又曰明德之
後必有達者古人或表于阡或碑于廟豈不美乎今吳氏先
人之德若此五世以來益以孝友詩書世其家獨其子孫未
聞張大其先如古人云云吾聞善之積也不發其發必大非
獨大也必久吾是以知吳氏之子孫大且久也

都督洪公祖烈傳

沈彤

洪公祖烈字定遠一字山峽其先休甯人祖暘客于蘇遂爲
邑之蘆墟人祖烈少負氣喜讀兵書慕古忠臣名將及長從
當世名節士相砥礪中萬歷四十四年武進士授金山把總
陞汀州守備天啓三年以安邦彥危貴陽調祖烈赴援至則
奉巡撫王三善令勦賊攻金刀坑克之攻平塘臥塘克之攻
樂壩石骨等三十餘寨連克之獲劉岡等二百餘戶圍蔡氏

渡降之閩十月三善自將兵督陣祖烈攻破畢節寨追奔至
七山箐遂直搗大方大方者賊巢也三善令祖烈赴省報捷
總督楊述中令護餉仍進巢往來數百里兵不過千人撞塘
出入賊雖眾莫能挫其鋒以功加銜副總兵尋以調兵澂江
畱鍾偏橋會墨腳苗焚劫糧艘祖烈以二百人禦之敗苗兵
千餘苗復糾生力三千來致死祖烈扼險以待終不敢犯督
撫交章論薦而閩黨崔呈秀方爲兵部尙書賊殺邊將荼毒
正人知祖烈素從周順昌文震孟遊惡之格不得上崇正初
都城戒嚴命守西直門時中貴肆橫諸將爭屈膝祖烈投劾
求去戎政尙書閔某慰畱之尋調神樞營參將復調守湖南
黎靖忌者申以考功法坐降調歸旣復以南京兵部尙書李
邦華薦起補龍江水兵遊擊當憤時事數求去而本兵亦輒

慰畱累遷至後軍都督府都督時福王立南京祖烈屢上書
言兵事不報復與馬士英阮大鍼忤遂罷歸 國朝順治二
年嘉善吏部郎錢棟籍鄉人爲兵守禦延祖烈主其事俄而
兵潰棟死祖烈乃仗劍入閩從御史鄭爲虹給事中黃大鵬
同守仙霞嶺三年八月 大兵至祖烈力屈擁見貝勒迫之
跪祖烈屹不動貝勒壯而欲降之祖烈曰負國不忠辱先不
孝不忠不孝何以生爲明日復擁見令輸餉祖烈曰有餉則
能戰何至于此嚙舌噴血大罵乃令驅出斬之祖烈奮躍奪
刀刺胸死是日爲虹大鵬皆不屈死已貝勒念三人忠衣冠
斂之祖烈門生王正登僕進興扶祖烈柩歸葬于其縣某所
子明楨高才生削髮入山尋卒

論曰余始觀殉國彙編知都督以守浦城死及觀蘇州先輩

小傳復知其歷官才與節兼既得禮部郎洪琮所撰家傳觀之乃悉其前後事之詳琮撰都督傳本於其冢孫琦所述行狀末叙死節又其門人與僕所親見聞者較他書其可信者多故今采琮語爲本以作傳至明史傳鄭爲虹黃大鵬俱不及都督之死殆史館無琮傳諸書或有焉而莫之信故耶若浙斜塘洪氏譜謂都督歸老蘆墟是但聞其罷歸于福王時而不聞其入閩後之死節也若以是而疑之過矣

明學博劉先生傳

沈德潛

先生名永錫字欽爾號剩菴魏縣人中崇禎丙子鄉試癸未選長洲學教諭署崇明縣事庭無畱獄未幾遭鼎革隱居相城有大吏造其室欲強之出先生袒裼疾視曰我中州男子年二十渡漳河登大伾躍馬鳴鞘兩河豪傑誰不知我乃以

此相逼將謂我畏死耶取壁上挂劍欲自剄門人抱持之得解尋移居陽城湖之濱妻栗氏子臨女貞織席以食先生攜席市中見者呼席先生食不繼時不舉火有遺之粟者非其人不受時先大父亦避地陽城定世外交嘗登高邱弔落日相與歌泣先生曰茫茫宇宙中路知己乃在沈君後先大父歸故里先生求同志士不得益困憊有老奴從魏縣來勸之歸曰室廬故在也先生曰我非不欲歸奉君命來此義不可歸命其子同老奴歸謂祖宗邱墓責在汝麾之去時歲荒得食愈艱每襍糠粃作飯妻病不能下咽竟餓死先生未之長洲也以女許字同邑某氏子某氏宦于粵音問阻絕十餘年矣至是請于父曰兒不辰遭國家之變翁家死生存亡不可知畱其身爲大人累無爲也遂自經死前此其子同老奴歸

傷于盜墜車折臂歸卽死女死之日問適至先生旣無家買
一破船往來江湖間嘗泛舟中流鼓枻而歌曰白日墮兮野
荒荒逐鳬雁兮侶牛羊壯士何心兮歸故鄉風水蕩激歌聲
甚適聞者哀之某尙書念其窮招之往先生曰尙書爲黨魁
受主眷枚卜時天子以伊傅期待彼豈忘之邪卒不往志老
而彌堅後幾年訖窮餓死弟子徐晟陳三島友人陸泓經紀
其喪葬先生于虎邱之山塘晟字禎起三島字鶴客長洲人
泓字秋玉常熟人皆志士泓無家圖已像于水墨尺幅中自
號水墨中人

沈子曰予少時嘗聞先大父談劉先生事後偕沈君莊懷遊
見所撰劉逸民事略因本此作傳嗟乎勝朝之末平日負盛
名食厚祿者或苟於富貴矣先生一學博守初志至死不變

古之入山蹈海者何以加哉

徐俟齋傳

王峻

徐枋字昭法號俟齋長洲人少詹事汧長子少有才名年二十一舉崇禎壬午鄉試南都失守汧將殉國枋日夜號泣欲從死汧曰吾不可以不死若長爲農夫以沒世可也乃奉父命拮据營葬遁跡不出初居鄧尉山中後隱靈巖之上沙土舍數椽讀書其中布衣草履終身不入城市家貧常賣畫自給雖藜藿不繼而莫能強以一錢之餽平日往來同志數人外雖至戚罕得見面時以枋與宣城沈壽民嘉興巢鳴盛爲海內三遺民川湖總督蔡毓榮慕其名具書致名藥厚幣託幕下友馮羽道意謝不受遺書馮生略曰僕年二十四守先人沒世之言長往避世今已五十一矣親知故舊都謝往還

絕問遺敢與當世之公侯卿相通交際耶且當世之公侯卿相亦安用此衰悴廢民爲也幸爲我善辭以安我素拜賜多矣睢陽湯斌撫吳尤欽其節嘗屏騶從兩詣山中訪之卒不得見歎息而去所著居易堂集二十卷文辭健拔大抵主於扶世教植綱常無一諛墓應酬之作又有二十一史文彙通鑑記事類聚讀史稗語讀史雜鈔建元同文錄管見等書山水宗董巨間法倪黃當其得意自謂前無古人書善行草俱爲世所重康熙甲戌年七十三卒

三孝子傳

沈德潛

黃孔昭字含美吳縣人中崇禎癸酉鄉試官雲南之大姚鼎革後兵阻不得歸子向堅字端木子身往尋之以家事付其妻曰此行不見父母決不歸也宗族隣里皆阻之不顧旣出

門遇客之舊往滇者詢之告以道路之遠山川之阻戈鋌之
擾狼虎之虞與盜賊剽掠人獐人番鬼之險惡復阻之卒
奮然往一蓋一笠披零丁帖越關隘數百重將至滇滇人訝
其形容衣服不類欲加以及時兵戈未靖疑爲間諜也告以
實慟哭如嬰兒眾釋之至白鹽井遇父母及從弟向嚴俱無
恙喜極而泣蠻獠感動踰一年得歸歸時途中與弟親舁籃
輿怡怡如也始順治八年十二月訖十年六月往返二萬六
千餘里吳人作樂府以傳其事同時孝子又得二人曰顧廷
琦曰劉龍光

顧廷琦字珮堅長洲生父繩詒崇禎庚午舉人知蜀之仁壽
縣張獻忠破成都不屈死天下旣定廷琦步入蜀鬻面赤踝
前後四寒暑始扶櫬歸中間川水暴漲幾死絕粒數日幾死

遇盜劫幾死臨高山嶮巖墜深淵幾死而卒不死不死而卒
扶輓以歸天相之也方廷琦之成都山川猶存城郭易位無
有知瘞薶處者呼號路側誓不欲生由遵義絕民訪之殷繼
周黃珪由繼周珪訪之文運由文運訪之曾大禮始得之龍
腦橋側廬墓數月往返亦萬四千餘里抵里門鬚髮欲白矣
詳載廷琦自撰入蜀記略中

劉龍光字蓼蕭亦長洲生父廷謬官益王長史國初道梗
不通龍光始以省試歸至是扶病往建昌益府故人無在者
禱于張令公之神夢中若告以石際語然不知所謂久之遇
一女僧云石際在閩粵交方今官道阻兵須間道可達龍光
冒死穿藤峽一縷天踰白石嶺萬仞蟻旋而下血漬雙足過
山麓果遇母于石際空村中名見娘村宋孝子王龍山見母

處也父先一年死矣奉母扶柩歸孝養十餘年母沒以哭母
得心疾終其身

理君安和傳

張遠覽

蓋自明崇正時理寒石先生邈和址與李自成同姓姓理氏
而西華理氏九著云理安和者字賡唐生員有德子寒石之
從弟也生數歲而孤從寒石學最力寒石出爲蘇州推官而
安和不仕李自成寇河南破西華得安和奇其狀曰秀才耶
安和詭云不識字賊乃使之擊柝安和夜焚火出袖中所攜
書讀之手仍持柝擊且讀居數日賊使毀民禾方擊柝若不
聞賊怒拔刀加于頸仍擊柝不已賊乃舍之去當是時寒石
已爲兵部郎監贛州軍而我兵下贛州寒石死之安和聞之
哭曰吾固知吾兄之必死也卽急走訪寒石母若子之所在

而寒石之子習已奉祖母歸安和迎于家事之如母習故爲
蘇州營副將至是又出將兵死于陣子省三才數歲安和教
之又分之田省三最知名而安和則閉戶讀書不接人事順
治十年其友勸之科舉不應固勸之勃然曰爾以我力學爲
科舉計耶脫其所戴冠曰吾烏用此爲哉手裂之擲于地友
大驚踉蹌走乃徐笑曰吾今休矣自除其生員籍日飲酒大
醉狂呼怒叫旣而歎曰男兒旣不能死國卽當無所係心耳
於是盡束其生平所讀書及手抄諸秘本五千餘卷金石文
拓本又千餘卷鏤于一室袖中但存殘書一卷人竊覘之老
子道德經也晚多與方外者游好爲養生家言所著有日記
一卷性命圭旨解若干卷等字一卷弟貞和字間雲縣學生
亦從寒石學一時名士之交寒石者皆交焉以文章氣節自

負聲名蔚然後卒于郢所著詩一卷

劉秀才傳

張遠覽

劉景躍字躍如西華人天啟初爲秀才顧甚厭薄之嘗入試
文將就喟然歎曰劉生乃區區爲此哉擲筆出主試者曰狂
生也于是狂生之名滿天下躍如爲人敏且慎晏居橫列九
經十七史縱橫讀或有問某事出何書卽取其書示之應手
而得在稠人中笑言竟日未嘗一語及時人賢否李太僕君
實爲令一見大奇之曰躍如不狂周藩聞其名禮聘之居三
日去南遊楚東遊梁甫登泰山遊海又詣闕里拜孟子廟所
至王公大吏皆迎致恐後躍如與談國家事慷慨流涕以爲
疆場戰守諸機宜皆若數着可了無不感動然皆不能用歸
盡斥其家所有可數萬資以與所識而自放于山水間所親

或更贈以金不問多少一日盡人皆詫之其友曰彼豈屑爲游俠下客行天下亂謀又不能達蓋不以家爲矣或具以告躍如笑弗答也更飲酒近聲伎醉則仰天哭或磨刀霍霍曰殺賊殺賊寢夢中每大聲呼事去矣哭而醒好爲詩成則自歌之聲振林樾聞者或徘徊泣下後嘗居汴又遊江淮間返而之宋之許畱許者最久卒年四十當躍如時西華故多奇士其尤著者曰胡先生然曰理先生塏和曰萬先生宏祐曰洪先生清晝曰杜先生鉉曰王先生夢龍曰王先生鼎鎮曰吳先生中奇曰金先生闕颺曰姚先生柱石或仕或不仕皆與躍如友且皆心服躍如以爲弗及而躍如最先卒

毛乾乾傳

江藩

毛乾乾字心易江西南康人於學無所不窺尤精推數通中

西之學崇正時爲邑諸生鼎革後縣令捕人科舉乾乾不得
已入試文體奇古學使不能句讀題其卷末云生乎今之世
反古之道乾乾見而笑曰羽陵書生但知錢在紙裏中耳歸
隱匡廬山不復見世人著古衣冠築室于匡廬山講學其中
村農負販聽者圍立山中老稚婦女皆稱爲毛先生也中州
謝廷逸往訪之以所著推步全儀爲贄乾乾見而驚曰辨折
幾微窮極杪忽古人無此儀器也與之論方圓分體方圓合
義方圓衍數不謀自合歎曰野人肥遯山中日講經術以世
人罕知歷數不談久矣今見子豈可謂世無人耶以女妻之
後與廷逸偕隱陽羨宣城梅文鼎造門求見與文鼎論周徑
之理方圓相容相變諸率先後天八卦位次不合者文鼎以
師事之乾乾亦嘗謂人曰文鼎廷逸老人之畏友也乾乾審

五音之輕重六律之短長著律學若干卷又雜著二卷子磐
於算數甚有精思世傳其學

論曰歷學之不明由算學之不密雖精如祖冲之耶律楚材
郭守敬趙友欽而猶不密者算法之不備也自歐羅巴利瑪
竇羅雅谷陽瑪諾諸人入中國而算法始備歷學始明考中
西之異同論古今之疎密徐光啟其人也盡方圓之變極弧
矢之微先生其人也我朝明歷算之學者莫若宣城梅氏
中州謝氏謝氏之子名身繼與予交以是得讀先生之遺書
得聞先生之顛末始知梅謝兩家之學有由來矣世傳先生
通占驗善望氣好事者取奇聞怪語附著之然而先生非唐
都之學也

梅李兩孝廉傳

張庚

孝廉李氏名天植字因仲平湖人居乍浦海上蜃園崇禎癸酉舉于鄉三上公車癸未其子諸生觀卒自以有隱慝痛自刻責遂絕意于仕進會國難乃改名確字潛夫喪亂後尙餘田四十餘畝宅一區乃并家具分與所後子震及女而與妻別入陳山自是足不入城市訓童子自給居七八載陳山寺僧開堂聚聽者眾避喧反蜃園復與妻居賣文以生不足則與妻爲椶鞮竹筥佐之又十載益困不能保其園復以妻委之壻家而寄食于僧舍友戚憐之相與贖蜃園歸之于是復與妻居時年已七十矣所後子亦稟訓棄諸生謀食四方老夫婦白頭相對時時絕食有饋者非有故不受又十載蜃園僅存二楹雙耳失聰又病下墜終日仰臥客至以粉版書相問對魏冰叔自西江來造其廬先生與之粉版冰叔書竟先

生視姓字則強起張目視之泣老淚滋滋下冰叔亦泣時方
絕糧冰叔探囊得銀半兩爲買米炊飯共食作書與嘉興布
衣周青士屬其集知交爲先生月給冰叔過吳門見侯齋侯
齋者崇正壬午舉人徐枋亦不入城市者見書稿謂冰叔曰
君意良厚但李君不受人餽君力量不能聽其餓死可也及
青士輩往餽果堅拒不受未幾卒乍浦有鄭嬰垣者孤子絕
世與先生爲石交先二年凍死雪中至是先生餓死臨歿云
我無愧于老友矣時康熙十一年年八十有二葬牛橋著蠶
園集所後子歿乏嗣遺稿不可得矣惟續脩乍浦九山志迄
今猶有珍之者

孝廉巢氏名鳴盛字端明號崆峒嘉興人五歲而孤事母至
孝稍長母或語父行述父言輒嗚咽幾絕出入交遊一咨于

母既婚尺帛一錢不入私室思有以顯揚及祿養發憤力學
崇正丙子舉于鄉甲申明亡母亦歿卽築室于墓顏其堂曰
永思草堂閣曰止閣而自號止園跬步不離墓次康熙十九
年年七十而歿蓋三十七年如一日也長洲徐枋侯齋桐鄉
張履祥考夫海鹽陳恂子木聞訃會哭私諡曰正孝先生自
晦跡後不爲危言危行以動衆詩亦不多作歿後檢其篋有
甲申歲哭君親師友四詩以所師吳魚在執友高元倩皆予
是年卒也又癸丑三月十九日一詩結語麤桂有餘香埋沙
認遺鐵引領望西山草莽永如結足以見其志矣寧都魏禧
冰叔嘗訪先生于永思堂信宿別去他日述先生言爲書致
先生曰所云有志俊傑而無澹泊寧靜之學雖出處得正而
嗜欲名譽足擾其心則將來措置設施必有坐受其病而不

自知者此語鍼砭最切禱向匿影山中頗有此意及出而交遊未免應酬應酬之際又欲其工不覺遂以文人自處大教所謂較論工拙沾沾自喜有好名之心有求于當世之意皆實實有之譬之先生如秦越人見垣一方五臟六腑傷滯無不畢見禱何能更措一語但當繼此鞭策以無負我友之相成耳蓋先生持身之潔自晦之貞與友道之直諒皆見于此子二勉勉子庭垣與余善古誼有祖風

西湖二先生傳

張庚

沈朗思名蘭先字句華後更名昀而字曰朗思年十六受知於學使黎元寬時武林有讀書社小築社登樓社皆尚詞章朗思在諸社亦有名及聞戴山劉忠正公宗周講學越中朗思往聽講學以誠敬為主應潛齋和之而學遂盛甲申之變

朗思年二十七棄衿服刻苦自守聞四方有賢士書姓名置
夾袋冀一見之然不妄交於取予尤介授徒自給三旬九食
以爲常嘗斷炊連日摘馬蘭草食之有聞之者餽以米辭其
人固請則固辭旣餓甚加以宛轉辭謝益困遂仆于地其人
皇駭攜米去良久甦笑曰其意可感然適以困老子耳潛齋
歎曰撫謙於辭受一節自謂不苟然視沈先生猶愧之朗思
以末世喪禮不講重輯士喪禮說蒼萃先儒之言定其可行
者以授弟子陸寅又輯四子略五子要言家法論升降論言
行錄居求編疏通簡要不涉殘明講學之習嘗徒步西陵展
戴山之墓戴山歿後弟子爭其宗旨各有煩言朗思曰道在
躬行若滕口說非師所望于吾曹也疾革門人問曰夫子今
日何如曰心中無一物惟知誠敬而已夜半卒年六十三無

以爲斂潛齋經紀其喪不知所出涕泣不食或問之則曰吾不敢輕受賻襚以玷先生潛齋弟子姚敬恒趨問曰如敬恒可斂先生乎潛齋曰子篤行先生夙所許殆可也于是敬恒斂而葬之湖上子二毅中純中皆能守其學

應潛齋名撫謙字嗣寅學者稱潛齋先生父尙倫故孝子也潛齋生而有文在手曰八卦左耳重輪右目重瞳少卽以斯道爲己任及冠作君子貴自勉論偕同志虞峻民張伏生蔣與恒爲狷社取有所不爲也時大江以南社事甚盛狷社所涖勵者不以文而以道潛齋於同社沈朗思尤莫逆母病服勤數載旣昏不入私室仍侍母旁母卒除喪始成禮性坦白表裏洞然讀書實踐力行几席整肅倦則端坐瞑目寤而起則申申徐行所居僅蔽風雨簞瓢屢空晏如也一日見梁上

白蛇墮地曰此兵象也逃之山中旣遭喪亂自以故國諸生
絕志進取曰今而後惟正人心以維世教庶不負所生于是
盡心于著述康熙戊午合肥李天馥同里項景襄以大科薦
潛齋與牀以告有司曰撫謙非敢卻聘實不能行范中丞承
謨至又將薦遂稱廢疾海寧令許西山請主講席造廬者再
不見旣而曰是非中庸之道扁舟往報令大喜曰先生其許
我乎潛齋曰使君學道但從事于愛人足矣彼口說者適以
長客氣也令嘿然不怡旣出卽解維疾行同里姜御史圖南
以視轡歸于故舊皆有餽嘗再致之不受一日遇潛齋于途
方盛暑見其衣木棉之衣歸以葛二端投之曰雅知先生不
受人絲粟然此區區聊以消夏且非盜跖來也潛齋謝曰笥
尚有絺綌昨偶感寒欲其汗耳君意良厚實不需此卒不受

卒年六十有九潛齋尤精于易其論伏羲之易乾在上以天
爲主得之不得有命非人之所能爲也先天之事也後天之
易作于文王離在上以心爲主死壽不二脩身以俟之易凶
爲吉所以立命也故所著周易集解皆有得之言他如詩傳
翼書傳拾遺春秋傳考禮樂彙編古樂書論孟拾遺學庸本
義孝經辨定性理大中幼學養蒙編朱子集要教養全錄各
有精意及潛齋集共一十四種其無悶先生傳則自述也其
高弟凌嘉印字文衡沈士則字志可傳其學姚宏任字敬恒
有篤行卽斂葬朗思者也

湖海文傳卷六十四

青浦王 昶德甫輯

傳

二曲先生傳

張庚

先生姓李氏名暉字中孚別署二曲土室病夫學者因稱二曲先生西安盩厔縣人也先世無達者父可從字信吾以壯武從軍爲材官崇正壬午督師汪喬年討闖賊赴襄城信吾從監紀西安同知孫兆祿行臨發挾一齒與其妻彭氏曰加不捷當委骨沙場子其善教兒矣時先生年十六泣送于道未幾督師軍敗死之信吾備監紀不克竝死之士卒五千餘盡沒彭聞報乃與子以所遺齒葬之曰齒塚先生屢欲之襄城招魂以母老不敢遠出康熙乙巳母卒辛亥徒步襄城徧

訪遺蛻不得乃爲文禱于社服斬衰晝夜號哭不絕聲繼以血里諸生劉宗洙知之卽舍之家具述父漢臣當喬年軍至襄率邑人首迎喬年署爲贊畫軍潰賊獲而剽之裹創收喬年屍又捐資收全軍覆沒之屍瘞之長坑襄人於汪督師外知有孫同知李材官而不能別之於衆屍中况又越三十載也先生聞之慟不欲生知襄城縣張允中重其孝與宗洙議爲信吾立祠且造塚于故戰場俾先生招魂以歸宗洙捐城西地一區知常州府駱鍾麟前令監屋師事先生聞之遣使至襄城謂祠事未能旦夕竣請南下謁道南書院發顧高諸公書以慰江左學者之慕先生赴之聽講者雲集凡開講于無錫于江陰于靖江于宜興晝夜不得息忽靜中涕下如雨搥胸頓足自誓曰不孝黜汝此行爲何事乃喋喋于此尙有

人心者乎申旦不寐卽戒行毘陵學者固留不能亟還襄城
祠事適將畢遂宿祠下祝于父主前願以五千餘國殤之魂
同返關中是夜將半鬼聲大作環祠不絕甚哀慘聞者驚異
皆歎先生誠孝所感允中乃爲先生設祭上則督師監紀配
以信吾下設長筵徧及同時死者先生伏地痛哭几襄城士
民同時死難者之子孫畢至皆大哭觀者莫不哭哭聲四振
於二三里外允中爲之感泣於是立碑曰義林先生奉招魂
之主取其塚土西歸告于母墓附之齒塚中更持服如初先
生旣少孤食貧力學奉母命不與試以昌明關學爲已任嘗
曰古今講學者各有宗旨愚則以悔過自新爲要又曰諸儒
之說醇駁相間去短集長在善讀之不然無問是朱是陸皆
未能有得于道也當事請主關中書院先生方謀爲馮恭定

公設俎豆勉應之既而悔曰合六州鐵不足鑄此錯卽去之
陝撫軍白公欲薦之哀籲得免學使許公欲進其所著書不
可歲癸丑總督鄂公以隱逸薦戊午司寇鄭公以海內真儒
薦皆以病辭自後不復與人接惟吳中顧甯人至則款之聖
祖西巡總督傅公宣旨召見先生稱廢疾御書操志高
潔四字寵之先生年四十以前著十三經廿一史糾繆既而
以爲無當身心不復示人惟反身錄常示學者子慎言慎行
皆能守父之志

贊曰庚少時讀先生遺書穆然想見其爲人欲概其平生而
恨無由後過襄城晤劉庶常芳草宗洙姪也遂悉先生始末
引拜義林讀允中碑不覺涕下忠孝之感人殆有相深以天
者歟宗洙父子前後仗義亦不可沒云

閻若璩傳

杭世駿

若璩字百詩號潛邱祖居山西太原縣之西寨村五世祖始居淮安祖世科萬厯甲辰進士厯甯前兵備道參議父脩齡郡學生若璩生參議公酷愛之常抱置膝上摩頂熟視曰汝貌甚文其爲一代文人以光吾宗乎六歲入小學口吃資頗鈍讀書至千百過字字着意猶未熟且多病母聞讀書聲輒止之闇記不敢出聲十五歲冬夜讀書有所礙憤發不肯寐漏四下寒甚堅坐沉思忽開如牖洞闢屏障落一時盡撤自是穎悟異常是年列學官爲弟子名流如李宗伯太虛方處士爾止梁商丘公狄王處士于一李孝廉小有杜貢士于皇宗人孝廉古古與之上下議論咸拱手推服以一經不可盡也進而之五經則曰十三經不通五經不能精也次第

卒業讀尙書至古文諸篇以爲自孔安國至梅賾遙遙幾五
百年使其書果有不應中間人無見者又讀朱子及吳草廬
纂言時時有疑疑卽有辨著古文尙書疏證蓋自二十歲始
復爲朱子尙書古文疑以申其說康熙元年始遊京師合肥
龔鼎孳爲宗伯相知最深頗爲延譽由是知名旋以僑籍改
歸餼于太原處士顧甯人來客是土出所撰日知錄相質卽
爲改訂數條處士虛已從之未幾出遊鞏昌與陳秀才子壽
一夕共成七言絕句百首名曰隴右倡和詩長汀黎副使士
宏爲之序十七年應詞科不第在都下與長洲汪編修琬反
覆論難汪著五服攷異摘數條正其疵謬汪雖改正而性護
前失輒謂人曰豫凶事非禮也百詩有親在奈何喋喋言喪
禮乎若塚應之曰宋王伯厚嘗云夏侯勝善說禮服謂禮之

喪服也蕭望之以禮服授皇太子則漢世不以喪服爲諱也
唐之姦臣以凶事非臣子所宜言去國恤一篇而凶禮居五
禮之末識者非之而汪猶斷斷未肯屈也崑山徐贊善乾學
謂曰於史有徵矣於經亦有徵乎若璩應之曰按雜記曾申
問于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申曾子次子也檀弓子張死
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夫孔子歿子張尙存見于孟
子子張死而曾子方喪母則孔子時曾子母在可知記所載
曾子問一篇正其親在時也汪無應都下盛傳之汪望爲之
頓減陽曲傅山博攷金石遺文每與言窮日繼夜不少衰止
問若璩正經史之訛而補其亡闕厥功甚大始自何代何人
若璩曰魏太和中曾郡于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
尊純爲牛形王肅以證其羽翼然說非是晉永嘉賊曹嶷

於青州發齊景公冢得犧象二尊形爲牛象傳至梁劉杳以證象骨飾尊說之非漢章帝時零陵文學奚景於冷道舜祠下得白玉琯古以玉作傳至魏孟康以證律歷志竹曰琯說不盡然儒林傳伏生濟南人也魏張晏注曰名勝伏生碑云地理志魏郡黎陽黎山在縣之陽縣當名黎陰乃云陽者兼取河水在其陽以名晉晉灼注曰其山上碑實云水經注青州刺史傅弘仁說臨淄水發古冢得銅棺前和外隱起爲隸字言齊太公六世孫胡公之棺惟三字是古餘同今書證知隸自古出非始于秦顏氏家訓開皇二年長安民掘地得秦始皇廿六年鐵稱權上有乃詔丞相狀綰之銘之推與李德林對讀則知本紀丞相隗林爲俗書林當作狀凡是數說似未有先之者山深歎服二十一年客問歸以崑山徐公聘復

至京師徐氏盛賓客客皆當世魁士而賢重若璩逾常等每詩文成必俟裁定嘗云書不經閻先生眼過訛謬百出貽笑人口又嘗調海甯盧孝廉軒云閻先生乃古人其學有經法非吳志伊輩可望又嘗錄其考證辨析議論署曰碎金以爲談助合肥李相國天馥亦言詩文不經閻某勘定未可輕易示人徐以尙書歸里開書局於洞庭湖東山旣又移嘉善旣復歸崑山若璩皆從顧景范黃子鴻兩處士皆地理專家若璩於古今沿革考索尋究不遺餘力往往出其意表十餘年中成四書釋地三續釋地餘論若干篇重校困學紀聞二十卷因浚儀之舊而駁正箋釋推廣之又以孔子生卒出處年月具見史記而孟子獨略遂以七篇爲主參以史記等書作孟子生卒年月考詩有春西堂許劍亭秋山紅樹閣窮窵居

諸集晚年名動九重

世宗在潛邸手書延請復至京師呼先生而不名執手賜坐日索觀所著書每進一篇未嘗不稱善疾亟請移就外固畱不得命以大牀爲輿上施青紗帳二十人輦之移城外十五里如臥牀簣不覺其行也沒年六十有九時康熙歲在甲申六月八日也

世宗遣官經紀其喪且從厚製詩四章挽之有三千里路爲余來之句若璩學長于考證辨駁一晝至檢數語相證侍側者頭目皆眩而精神湧溢眼爛如電一義未析反覆窮思饑不食渴不飲寒不衣熱不解必得其解而後止自言有志之士務在盡已所受于天之分而力學以盡其才固自有可傳之道與可以比擬之人而無取乎過高之學先後輩名流咸

以文學相質詳細條答雖熟記之書必檢示出處或關他書
可以印證者輒復手錄示之或數年後猶時時劄記馳書告
之一日在徐邸夜飲公言今日直起居注

上問古人有言使功不如使過此語自有出處思之不可得
若據言宋陳傅良時論有使功不如使過題通篇俱就秦穆
公用孟明發揮應是昔人論此事者作此語第不知出何書
耳越十五年讀唐書李靖傳高祖謂靖逗閑詔斬之許紹爲
請而免後率兵八百破開州蠻冉肇州俘禽五千帝謂左右
曰使功不如使過靖果然調卽出此又越五年讀後漢書獨
行傳索盧放諫更始使者勿斬太守曰夫使功者不如使過
章懷太子注若秦穆赦孟明而用之霸西戎乃知全出于此
處甚矣學問之無窮而人尤不可以無年也天性好屬詞科

五十人中獨許吳志伊之博覽徐勝力之疆記李天生謂其杜撰故事汪鈍翁謂其私造典禮堯峯文鈔掊擊不遺餘力則有夙嫌也生平所服膺者三人曰錢受之曰黃太沖曰顧甯人然于錢猶曰此老春秋不足作準於黃則曰太沖之徒羸待訪錄指其訛謬者不一而足也於顧之日知錄有補有正猶在未定交時可謂極學士之精能非鴻儒之雅度也舊史曰若璩沒後

世宗在潛邸爲文以祭有云讀書等身一字無假孔思周情旨深言大一字之褒榮於華袞身雖不顯而道則亨也益都趙宮贊執信志其墓以爲其於書無所不讀其篤嗜若當盛暑者之慕清涼也其細諦若織紉者之于絲縷纖縞也其區別若老農之辨黍稷菽粟也其用力雖壯夫駿馬日馳數百

里不足以喻其勤其持論雖法吏引囚決獄具兩造當五刑
不足以喻其嚴也其崇之也至矣所著書八種四書釋地及
孟子生卒年月考刻于及身注困學紀聞則廣陵馬氏刻之
古文尙書疏證暨潛邱劄記則其孫學林刻于淮安嗣是潛
邱之學明白曉布天下而申多微文刺譏時賢如王士正魏
禧喬萊朱彝尊何焯表表在藝林者皆不能免惟固陵毛氏
爲古文尙書著寃詞專以攻擊疏證氣懾于其鋒猷而不敢
出聲喙雖長而才怯也安溪李文貞公嘗爲作傳深致那頌
先民之思而未嘗以其姓氏達之 九重卽其所撰著又不
能旁魄而論亦似牽率酬應之作而于閻氏毫無加損也余
據其子詠所撰行述及墓志參以劄記別創爲傳以待秉筆
者爲考信之地儒林文苑惟 國史之位置草莽不敢專也

龔鑑傳

杭世駿

鑑字齡上一字明水號碩果錢塘人早喪母與婦朱事父極孝父失明鑑侍左右如嬰兒餵于庠藉教讀以養交河王閣學視浙學拔之五百人之中貢于大廷

世宗憲皇帝初親政側席賢能之吏揚州介水陸之衝物眾地大習俗侈靡號稱難治析江都之東南爲甘泉甘泉新邑諸事草創求俊健能勝任者難其人鑑容貌魁碩音吐如洪鐘嚴氣正性望而知爲學純養粹之儒天賜嘉卽命之甘泉視事鑑抱負常耻與俗吏旅進退壹以子惠黎元振興文教爲已任絕苞苴嚴請託抑豪橫禁奢麗以此之謂民之父母七字榜于治事之堂而人莫敢干以私旋以父憂去官貧不能謀朝夕服闋游中州應祥符縣尹之聘以風痰卒

於官舍而不克究其施命也鑑遽于經學學以安溪李文貞公爲宗詩說已有成書闡明文貞公詩所爲多其論滕子來朝云胡傳以其朝弑逆而夫子降之是年七月杞侯亦來朝矣何以不貶自知其不可通因舍左氏明白之杞侯而信公穀之以杞爲紀謂齊欲滅紀求魯爲之主非爲桓立而朝之也夫杞之忽升忽降緣致後人之疑若滕自朝桓而後世稱子矣所謂惡惡止其身不及其子孫者果安在與知滕子爲時王所降則杞之升降非聖人之擅于進退也可知矣其辨周禮舞師鼓人云或曰鼓人之屬司徒是矣舞師之不屬樂官何也曰此亦有故大司樂舞雲門以祀天神舞咸池以祭地而舞大磬以祀四望舞大夏以祭山川舞大濩以享先妣舞大武以享先祖皆六代帝王象功之舞而用之于太祭祀

至于舞師之兵舞帔舞羽舞皇舞謂之野舞樂師又謂之小

舞而所用者又鄉遂中山川四方社稷旱暵之事而已司樂

川九州之鎮山川浸此況夫司樂設國子而舞樂師教國子

不過一方之山水而已小舞大胥正舞位小胥巡舞列皆國學之士也至于舞師所

統舞徒四十人不曰士而曰徒乃鄉學之民耳不屬之司徒

而奚屬乎采芑詩鉦人伐鼓朱子註曰鉦鼓各有人而言鉦

人伐鼓互文也此說似未妥周禮無鉦人而鐸鐃鐃統于

鼓人故可以謂之鼓人亦可以謂之鉦人一官而二名也詩

言鉦人伐鼓則代之者明明是鉦人萬無以此見互文之理

余嘗謂周禮非偽書如此等細微處往往與他經相合必非

假托者思議所能到也或謂鼓人鋪師同掌夜鑿安知鉦人

非卽鋪師耶曰說文鉦鐃也似鈴柄中上下通又云鐃鉦也

朱子亦曰鉦鐃鐃也則鉦卽鼓人所掌之鐃鐃不聞以鋪爲鉦文獻通考革之屬拊與鼓鼗而已拊狀如革囊實以糠擊之以節樂樂記所謂會守拊鼓小師所謂登歌擊拊是也至謂書搏拊之拊爲拊鼓之拊則大謬耳堂上之樂待拊而作堂下之樂待鼓而作堂上門內之治以拊爲父堂下門外之治以鼓爲君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鼓人之所係大矣哉宋李照制晉鼓爲樂節通考謂晉鼓所以鼓金奏非所以節樂也此說非彼蓋泥司馬振旅軍將執晉鼓不思左傳金奏肆夏之三樂中有金奏乎周禮註亦云金奏作樂擊編鐘辨五服云禹貢五服每服五百里一面數若兩面數則千里周禮九服每服五百里兩面數若一面數止二百五十里非九服大而五服小也所異者禹貢內甸而外侯周禮內

侯而外甸周禮王畿千里不連九服數而禹貢甸服卽王畿耳然則禹貢五服方五千里周禮王畿及九服方五千五百里周禮較大但禹貢五服之外尙有餘地所謂外薄四海咸建五長是也蔡傳言周一方五千里四方相距爲萬里誤論庠序學校貫串禮經精析成周一代之制多先儒所未發文繁不載其論西北水利云朱長孺云西北水利創議于元學士虞集集言京東瀕海數千里北極遼南濱青齊萑葦之場也海潮日至淤爲沃壤請如浙人築塘捍水爲田聽富民欲得官者合其眾分授以田以萬人耕者授萬人田爲夫長千人百人亦如之三年視其成以地之高下定額以次漸征之五年有蓄積命以官就所儲給之祿十年不廢得世襲如軍官之法則東海民兵數萬可以近衛京師外禦島夷遠寬東

南之民力而順帝時脫脫亦言京畿近水地募江南人耕種可不煩海運而歲入必多矣嗣後有明徐尙寶孺東保定巡撫汪應蛟屯田都御史董應舉或積慮而成書或發憤而拜疏然時未有行之者左忠毅公行之有成效矣稻花茂密比于江南未幾皆廢噫此斯民之不幸歟抑存乎國家之福命也方今百務奮庸通達國體之士罔不暢厥懷來而獨東南之飛輓未舒西北之士田未闢然則大利之興合在今日崇論閎議開拓心胸君有董賈之學識有班張之風調使其揆藻天庭優游清燕之側必能成一代之巨手甫出門而車軸遽折哀哉

舊史曰余與鑑同爲諸生知其學未知其閎肆至此也時方重制舉之文而鑑亦屈滯于舉子之業每一文成必條其素

所切究者跋于後文不滿于而其論議或倍之或數倍焉余悲其未有成書而汨沒于經生家言其本于安溪李氏固陵毛氏潛邱閻氏者舍不錄所獨得者備著于篇

鄭先生傳

盛百二

鄭先生元慶字子餘一字芷畦其先自江右徙湖州之歸安明神宗時有明進者爲南京刑科給事中頗著直聲先生幼從其從父松陽司訓駿孫學司訓卽給諫之孫殫精根柢尤邃于易禮先生自幼卽傳其業并通史傳及金石文字覃思著述期有用于世毛西河朱竹垞胡東樵張樸村諸名人竝折行輩與之交家貧母老康熙庚午秋試報罷出游四方混跡幕府間一歸省丁丑黃岡張公希良視學兩浙先生以超等食餼府學後以次貢入國子學竟抱志以終儀封張清恪

公欲薦不果雍正十三年 詔開大科

今上御極之四年開三禮館臨川李穆堂侍郎輒歎曰如鄭
芷畦之博物通經庶幾可應茲選惜死矣其著述甚富曰廿
一史約編者乃最少之作後深悔之曰禮記集說參同八十
卷曰湖錄一百二十卷曰石柱記箋釋五卷曰行水金鑑一
百七十五卷海運議一卷其未詳卷者曰周禮集說詩序傳
同異家禮經典參同官禮經典參同喪服古今異同攷存王
正月攷湖州重賦考又有小谷口蒼蘘今水學兩河薛鏡七
省漕程附見行水金鑑中其湖錄卽湖州府志訂補舊志缺
失參之廿一史又採取徐獻忠吳興掌故董斯張吳興備志
張睿卿茗記宋雷西吳里語王道隆菰城文獻諸家之書甚
博復挾筆視徧游七屬訪其故家譜系老成之士駁難辨正

以膏火舟楫之費耗其產不顧也起丁丑訖甲申八年而始
定後六易其稿生平積力殫于是書潘稼堂諸公無不服其
精博厯遇三賢守屢爲開鐫輒以事阻先生歎曰豈吾郡文
獻終當湮沒耶于是更名湖錄不輕示人沒後其本楊秀才
宗嶽張秀才輅各得其半不能合也乾隆初胡太守承謀脩
府志大半本之金鑑代傅樸庵副使作集古今之大成自禹
貢及諸經之注傳列史之河渠溝洫山經地志裨官小說無
不採摭而條貫之四瀆大川之外如金沙瀾滄之荒遠展卷
按之皆如指掌而厯代疏濬之方名臣儒者之奏議論說及
河防一覽問水集暨國朝靳文襄文端清恪兩張公諸書
悉囊括備凡宣力河隄者至今奉爲圭臬而罕知其出于先
生也先生自名所居之地曰小谷口其著書之室曰魚計亭

亭前種花壘石後有方池一泓大旱不涸朋友過從徵文考
獻與人應答終日忘罷其生卒年月不可攷雍正巳酉九月
先生追作西河竹垞合像記蓋康熙壬午從游兩公于西河
昭慶寺中事自云不能握筆令其子代錄蓋時已病風矣子
惟鞠惟孝早卒寡息弱孫伶仃孤苦及葬族孫振銓乞全吉
士祖望志其窆石而生卒仍未之詳其書單行著名者惟石
柱記箋釋而巳經學諸種大都散佚全吉士云禮記緝注續
衛正叔之作也四禮參同纂楊信齋之緒也而西河讀其家
禮參同至歎爲蓋代一人云

邵學士家傳

洪亮吉

君諱晉涵字與桐一字二雲先世系出洛陽宋南渡時有諱
忠者爲從官護蹕南下遂著籍餘姚君以禹貢三江其南江

從餘姚入海遂自號南江曾祖炳縣學生祖向榮康熙壬辰
會試中式由內閣中書改知縣復改教諭父佳銳增廣生兩
世皆以君貴累贈中憲大夫左春坊左庶子加二級妣袁氏
累贈恭人君贈君之仲子也生有異稟爲教諭君所鍾愛攜
至鎮海學署親課讀焉年四五卽知六義四聲十二徧通五
經十七補縣學附生屢試優等食餼歲乙酉舉于鄉辛卯舉
會試第一人殿試二甲歸部銓選歲癸巳 詔特開四庫全
書校勘永樂大典時

上方崇獎實學思得如劉向楊雄者任之于是大學士劉公
統勲以君首薦遂 特旨改庶吉士充纂修官踰年授職編
修歲辛亥 御試翰詹君名列二等擢左春坊左中允遷侍
講轉侍讀厯左庶子翰林院侍讀學士 日講起居注官皆

兼文淵閣校理歷充 咸安宮總裁

萬壽盛典八旗通志 國史館三通館纂脩官又爲 國史

館提調官兼掌進擬文字一爲廣西主考官兩充教習庶吉

士 覃恩歷加中議大夫此君之所歷職也君體素羸又兼

諸館農入暮出復以其暇授徒自給執經者嘗林立以待前

後著錄弟子數百人由是體益不支今年三月感寒疾醫誤

投劑遂劇竟以六月二十五日卒于邸第年僅五十有四卒

之日笑語如平時人有乞爲志傳未及成者檢篋中稿付次

子秉華遂從容就席而瞑可謂神明不亂者矣生平至性過

人居教諭君及贈君暨恭人之喪皆哀毀骨立過時猶思慕

不置伯兄履涵早卒前一歲君以其未葬特遣子秉恒歸營

其冢穴是以秉恒不及視君含殮性和易與流輩交皆始終

如一談古今事雖坐起數十娓娓不倦卒未嘗以所能驕人
惟有以非義干者不待語竟卽拂衣起人以是嚴憚之於學
無所不窺而尤能推求本原實事求是蓋自元明以來儒者
務爲空疎無益之學六書訓詁屏斥不談于是儒術日晦而
游談空輿雖間有能讀書如楊慎朱諒瑋者非果于自用卽
安于作僞立論往往不足依據追我國家之興而樸學始
輩出顧處士炎武閩徵君若璩首爲之創然翼發未盡闢也
乾隆之初海宇乂平已百餘年鴻偉傀特之儒接踵而見惠
徵君棟戴庶常震其學識始足方駕古人及四庫館之開君
與戴君又首膺其選由徒步入翰林于是海內知名之士知
向學者于惠徵君則讀其書于君與戴君親聞其緒論向之
空談性命及從事帖括者始駸駸然趨實學矣夫伏而在下

則雖以惠君之學識不過門徒數十人止矣及達而在上其
單辭隻義卽足以激動一世之士則今之經學昌明上之自
聖天子啟之下之卽謂出於君與戴君講明切究之力無不
可也君子經深三傳爾雅成進士以後未入館以前以朱邢
曷義疏燕淺遂別爲正義一書亮吉始識君與同客安徽學
使者署見君一字未定必反覆講求不歸于至當不止如以
九府之梁山卽今衡山釋草繁菟葵蒿卽今欵東皆同客時
所訂定而亮吉等卽歎以爲絕識者也服官後又爲孟子述
義穀梁古注韓詩內傳攷並足正趙岐范甯及王應麟之失
而補其所遺君又病宋史是非失實且久居山陰四明之間
習聞里中諸老先生緒言玆爲南都事略一編君嘗謂人曰
南宋諸傳最無理法其稿創于袁桷桷與史氏中外故于甬

東諸人多鄉曲之私今讀南宋諸雜史及桷清容集君說信然熟精前明掌典每語一事輒亟稱劉先生宗周黃處士宗義蓋君史學所本又心儀其人欲取以爲法者也外有方輿金石編目皇清大臣謚法錄輶軒日記南江文稿南江詩稿等若奉命校秘閣書如薛居正五代史等皆君一手勘定分校石經君職春秋三傳所正字體亦校他經獨多生平爲文操筆立就有大作述咸出君手其冲和淵懿奧衍奇古則又君之學爲之也君於國史常有專傳今公子秉恒秉華以亮吉尙足知君乞先爲家傳以綴君行事亮吉與君交幾三十年于詞館爲後進凡值校讐之役如國史石經等亦無不與君偕卽集中唱酬之作亦惟亮吉爲多用是不敢辭而爲之條繫如左俾他日志經籍傳儒林者有所採擇焉

湖海文傳卷六十五

青浦王

初德甫輯

傳

葉先生傳

沈德潛

先生姓葉諱變字星期號己畦寓居橫山學者稱橫山先生
葉氏代居分湖七葉成進士考虞部公諱紹袁革命後隱于
浮屠先生四歲虞部公授以楚辭卽成誦稍長通楞嚴楞伽
老尊宿莫能難貫測之嘉善籍補弟子員亂後不與試去籍
復補嘉興府學弟子員康熙丙午舉于鄉庚戌成進士乙卯
謁選得揚州之寶應寶應當南北往來之衝又時值天災流
行軍行紛沓左右枝梧難于補苴而先生性伉直不能諂屈
事大官大官又吹毛求瘢務去其守已守官者不二歲落職

先生欣然曰吾與廉吏同列白簡榮於遷除矣時嘉定令陸先生隴其同被參覈故云旣罷歸遊歷四方久之築室吳縣之橫山下顏其居曰二棄取鮑明遠君平獨寂寞身世兩相棄意遠近從學者衆先生談討不倦論文謂議論不襲蹈前人卓然自吾立方爲立言論詩以少陵昌黎眉山爲宗成原詩內外篇掃除陳見俗諦嘗爲弟子言我詩于酬答往還或小小賦物了無異人若登臨憑弔包納古今遭讒遇變哀怨幽噫一吐其胸中所欲言與衆人所不能言不敢言雖前賢在側未肯多讓其矜重如此然於他人片言單辭每津津賞之時汪編修鈍翁琬居堯峰教授學者門徒數百人比於鄭衆摯恂汪說經硜硜素不下人與先生持論鑿枘互相詆譏兩家門下士亦各持師說不相下後鈍翁沒先生謂吾向不

滿汪氏文亦爲其名太高意氣太盛故麻列其失俾平心靜
氣以歸于中正之道非爲汪氏學竟謬鑿聖人也且汪沒誰
譏彈吾文者吾失一諍友矣因取向時所摘汪文短處悉焚
之晚歲時寓蕭寺中蔡羹不糝不識者幾目爲老僧有治具
蔬食招往論文者輒往而富家豪族欲邀一至不可得曰吾
忍饑誦經豈不知屠沽兒有酒食耶暇日嘗持一筇行荒墟
廢冢間顧塚中人語曰此吾老友所謂無四時之事從然以
天地爲春秋者也子樂矣少待吾將同子樂歲壬午年七十
有六慕會稽五洩之勝欲往遊焉先是遊泰山嵩山黃山匡
廬羅浮天台雁蕩諸山而五洩近在六百里內遊屐未到裹
三月糧窮山之勝乃歸歸已得疾矣越一年卒未卒前數日
命以所居獨立蒼茫處奉虞部公主而以已配食曰吾魂魄

應戀此也所著已畦文集二十卷詩集十卷原詩四卷殘餘一卷修吳江寶應陳留儀封等縣志卒後新城王尙書阮亭寓書謂先生詩古文鎔鑄古昔而自成一冢之言每恠近人稗販他人語言以傭賃作活計者譬之水母以蝦爲目蟹不能行得狙獮負之乃行夫人而無足無目則已矣而必藉他人之目爲目他人之足爲足安用此碌碌者爲先生卓爾孤立不隨時勢爲轉移然後可語斯言之立云云斯能定先生詩文者方先生之宰寶應也適三逆倡亂軍興旁午驛馬驛夫增加過倍而部議于原額應站銀兩裁四留六計歲所入不足當所出之半邑境運河東西百二十里黃淮交漲隄岸衝決千金埽料時付濁流先生毀家紓難一身扞禦率之軍需無缺民不爲魚戡厥職矣他如免稅之無名者出誣服殺

人者直仇陷附逆而欲沒其田廬者皆重民命守國法不顧嫌怨而毅然行之以是知功名不終繇直道而行不見容于大官而非有體無用之咎也柄國是者疑經術不足潤飾吏治而欲寄民社于刀筆篋篋之徒豈通論哉先生卒兄子舒崇先卒葉氏至今無成進士者孫啟祥吳縣學生以能古文名

胡孝子傳

鞠遜行

海陽有孝子曰胡君諱隆字景初胡氏世家也至孝子父振卿而家日落孝子爲奉養計弱冠走京師父卒奔歸營葬哀禮各盡後貲授戶部寶泉局大使久之改江南涇縣縣丞任事數歲以母老不果就養數乞身上官留之及母訃至孝子慟毀骨立歸舍見母匱則僵地大慟每一慟輒死復生無何

以父墓地勢下思再卜穴合葬之旬日啟父攢見積水蓄壙中迅奮躍入抱棺長號與土工昇以上其日天寒風虐舉體皆水人爲慘慄孝子不知也旣開新穴孝子置苫由其下臥數夜驗有溫氣乃慰于時爲冬仲之中旬而孝子是年爲六十有四合葬後結廬依墓側親負土築墳面顰手皸瘰見者傷之于是海陽及鄰邑士大夫高孝子之行爲立碣以識書其上曰胡孝子廬墓處云旣除服補丞澍之奉化尋攝事于鎮海而先是丞涇縣嘗權知其縣事又嘗攝旌德攝盱眙歸震川先生之狀州判許君也言州縣官簡自天朝惟權攝則監司得自用故或某人不稱必不以攝或少試之旋即牒去君之署篆至于四五可以知其選矣余于孝子亦云孝子于當官所至皆有仁恩士民愛戴之而其傳爲異事者涇邑久

早孝子步禱烈日中至七十里岑樓之潭有蜥蜴三游水面貯以筒攜之以行不數里而震電大作四境雨霑邑人呼爲胡公雨鎮邑綿蟲爲災田野厚積數寸孝子齋三日牒告于城隍之神蟲遽熄滅一時謠語驩然謂仁人之感冥莫如呼吸通也其諸惠政見于孫太史莪山先生之誌銘詳矣故不具著孝子有弟五人其爲計畫者無不盡蓋孝子入仕籍自傷不得事父則致孝于其母視母意所向以厚諸弟而不復自愛其力亦不敢慊其意之所欲爲爲吏餘三十年矣其歿也至無屋爲居平生敦古誼專趨人之急事類豪舉而一出于誠其施於人人者皆本原所流注也

鞠遜行曰余過孝子廬墓處廬無籬落孤立山谷中廬之東孝子墓也余悲敬交作延佇久之其長子文伯語余曰廬居

之明年歲歉先人掘野蔬合糜粥啖之而負土不休去其居
平定村十里許三年中不一至也文伯于雍正丙午九月以
訓導引見奏對稱旨特授河南禹州知州曠典也時孝
子養病奉化疾劇矣得家書伏床褥北向叩頭益猶及見之
於是鄉人嗟惜以爲孝子榮余謂根之茂者其實遽孝子之
植根厚矣則其得是于文伯也固宜

外王父鍾先生家傳

羅有高

先生諱秉用字上銓瑞金人雍正元年舉人也先生生十六
年而考六錫公卒持服至謹每讀父書輒掩卷長號擗踊無
算時母老二弟弱家貧斯薪拾糞以養年十九爲里中童子
師端範飭童長老稱之年二十六補學官弟子第一其明年
巡撫馬公檄先生肄業豫章書院屢試皆第一試于學試又

屢第一自是弟子曰進里塾爲滿先生之教弟子也始必授以朱文公小學書曰是爲人之規矩載焉規矩不修則廢不由則蕩而趨欲成人焉難矣繼以經繼以史曰小學通則務治經以精之治史以廣之既精既廣規矩陳象翼翼嚴嚴率循不爽其寡過矣乎論經義曰聖清監百王因明制首四子書義範圍曲成至矣士幸逢今時不務浴德安雅研聖賢微旨幾自得而寫諸辭而希詭遇不誠也始不誠以進其出而仕其有賈心決也上何賴焉故先生困躋諸生中三十餘年浩然有以自樂也涼涼然守先王之微緒自信不疑屹然而不少變也居常丹鉛不去手昕而作夜分而息老屋繩牀布衣敗絮斂襟而兀坐詠歌先王之風淡然忘其年之將老也過言不出于口過動不設于身表之爲九容蘊之爲九

思終身勉勉未嘗怠也於戲觀乎此者先生之所養可思矣
先生年八十聰明如壯時鬚髮黝黑光奕奕鑒人日夜讀書
不輟鐙下作細小楷字剛健清整不苟其年二月患喘氣東
向端坐命諸孫代誦易于旁聽之喘爲之損漸平誦聲偶已
卽復喘二子請曰大人病矣幸請醫藥庶有瘳先生曰聞汝
輩誦易聲如服海上方藥固有愈是者耶且吾年八十聽易
而得斃焉足矣汝輩其勿復言越十日命移席南鄉端坐而
卒先生玉色長身莊而和人望見者畏愛交集農夫牧子暨
負販者先生教以孝弟忠信及古人敦睦事必盡鄉里作事
不祥者恥以其事聞先生先生沒已十餘年弟子守其意以
教者尙十許人其他馴厚樸訥之士多焉先生少時以易應
舉晚而篤嗜易著易講說若干卷又著帽山詩文集若干卷

制藝若干卷藏于家伯子諱啟憲字允成治班氏范氏書至老學不衰以布衣終叔子諱啟年字允萬縣學生守先生制藝學教授弟子皆以謹厚稱

孝潔周先生傳

沈大成

孝潔周先生者名吉士字藹公明儒萊峰先生六世孫也幼穎異既冠爲諸生旋居太公憂執喪孝聞里中周氏自萊峰以來家厲清素至是益貧困先生刻苦讀書授經奉母自課其兩弟老屋短籬門外卽田薄暮學徒散去獨步阡陌日黃欲墜顧影太息皇然思紹先世之學行其未達時已然矣雍正癸卯舉於鄉明年成進士改庶常

世宗憲皇帝欽恤斥獄選廷臣有清望者爲部曹遂授廣西司員外升廣東司郎中兩充丙午丁未外簾官其在刑部提

牢也嚴束獄卒毋許虐罪囚躬給衣糧周視羣牯爲省其疾
苦冬月披敝羊裘一隸攜燈夜巡行圜土中曉鐘動始返水
索索滿身也性仁恕所讞爰書當于法而止惻然嘗欲求其
生督撫閱實而情有疑者尙書或卽據爲奏則執之甚堅嘗
語其僚曰迂吾自知吾守三尺而已其兩爲外簾官也闡吏
皆浙人猾賊叢姦在事者向悉委之先生旣受命晝夜不
交睫親督羣吏日營手理心力並至吏出告人曰周公當官
明察屹不可搖宜在刑部有聲也先生身雖立朝而時念母
久之積勞疾作瞻卹益切明年遂請假葢自甲辰通籍至戊
申歸家居奉親又三年而申太宜人沒先生自是遂不復出
矣先生旣歸環堵依然饘粥不繼而處之晏如閉門埽軌未
嘗一入公府日與子姓門人說經論文以爲娛海上富人之

喪持五百金請往護視是時冬盡大雨雪窘甚或勸始一行
先生笑不應其人持金去迺曉家人曰吾豈不知留金可佐
衣食耶然吾守先人遺訓久吾不可一旦辱先人先生修髯
高頤戍削骨峻嶒目炯炯有光交友接物藹而春溫于利與
義肅然刀截水決毋疾露禱北斗下兄弟同居至老彌篤視
從子如子子爲諸生將授室而殤從子苦學繼殤明年復有
吳宜人之戚死喪之感哭泣之慟故齒止六十而鬚髮盡白
體血枯瘠以至于遽殞焉生平手鈔易書詩三經俱有發明
族父某隱千山博學君子以是嘗往來山中間與故中允黃
公之雋及里中同志聯吟樂志晚納妾生二子曰之潮之濠
先生素病瘳庚午轉劇而講誦不廢今夏六月三日猶能與
客燕語送之出戶夜二更漸覺氣促呼兩弟椿培士前曰明

晨我當別若去矣生死故有數骨肉情深不能不淚墮耳端
坐至雞鳴奄然怛化夫以先生官翰林不得典文章爲尙書
郎不得出領郡居薦紳列三十年不得葺一椽置一田飢寒
拮据以終其身始一子才而天晚幸有二子幼不及見其成
立也於乎天可問乎系以贊曰

先生嘗官西曹矣不書其官嘗自號漁山矣不書其號而書
孝潔先生者詩白華言孝子潔白也先生天性孝友凡一介
不取皎然獨善其身懼辱其先人也可謂潔矣

爲山先生傳

張遠覽

爲山先生者姓周氏後寄籍姓楊氏而字爲山學者稱爲山
先生云先生汲之禪符人父聖化用進士爲定海知縣先生
隨之定海則從沃先生其章學父遷知秦州則從楊先生化

貞學兩先生皆儒者而先生之學遂以成當是時西陲方用兵上官飛檄促軍儲多額外之供秦州公坐不能應罷官而猶累帑金數萬羈於秦先生北走燕趙南走閩越號呼于人求代償其父所累官金十餘年終不可得而秦州公及夫人俱歿于秦州秦州去汲三千里謀歸葬又不能於是留其姪炳青守祖父母之柩而獨奔河南謀所以葬其兩親者又十餘年始克奉秦州之柩葬于西華於是先生年六十矣僦屋以居敗瓦頽垣徑茅蒙蔽閉門著書不通交遊所友者先君子及張先生文齡可庭胡先生澗澄波王先生隆照怡亭錢先生文樸安四五人而已而四五人者皆先君子友也先生嘗痛其親遭患難以沒故終其身衣冠皆素歲時不使兒女拜賀又九年卒年六十九卒之時索筆書遺囑家人環立各

付以事語皆了了語畢正冠帶而逝平生所著詩古文詞若干卷曰瓢斟集其在秦州著隴西漫記一卷其在西華著西華志四卷晚年讀易益究性命之旨著易說二卷先生名安辯初字巽行蓋嘗爲貢生云子仲遠最知名今舉于鄉

後學張遠覽曰遠覽四五歲時倚先君子見賓客時爲山先生髣髴已皓然矣先君子曰吾友不過數人皆汝他日之師也惜汝不及見可庭耳爾時卽心識之不敢忘比先君子歿遠覽才九歲日日見爲山先生先生每手攜之視余泣下曰故人之子也比年十六始得受學於胡先生明年胡先生歿又五年王先生歿今惟錢先生在耳蓋得聞爲山先生之教者最久而先生又歿然而諸先生之德容道貌如在目前也今畧著爲山先生之軼事如此嗚呼是益觸我失怙之痛也

夫

張可庭先生傳

張遠覽

張先生文齡字可庭陳州西華人也世有隱德至其父頗爲鄉里所畏生先生又置妾生三子遂移其愛於庶孽而怒其嫡先生起敬起孝撫三弟甚篤三弟亦感之而其父竟逐先生先生呼天號泣自懲艾謂不復比于人未嘗一言揚其親過康熙五十三年舉于鄉雍正五年成進士縣令以下及士大夫皆候門稱賀歲時問太公起居其父旣榮之乃復稍稍子先生先生性忼爽不拘瑣細遇事又委曲詳慎而不任氣平居凝塵滿榻琴書顛倒狼籍鼠嘖嘖竄其中檢書時若恐驚之有邀之遊未嘗辭置酒則醉遇可與言者輒醒頭經月不梳衣無美惡敝不補垢膩常滿行市中反手入衽撮虱擲

於地蠕蠕然然爲人白晳眉目如蠶人未嘗見其讀書叩之
淹貫淵博莫能測也初先生旣被放遠近皆慕其行多遣子
弟從之所得束脩甘旨潛托三弟獻其父時或不得通則循
墻走泣且望見之者莫不泣下其枕旁爲淚所漬久而盈尺
皆殷八年就吏部選京師地震死者甚衆先生遂不免今禮
部侍郎鄒公一桂奔哭斂賙甚厚歸其喪于西華其父乃痛
而復甦曰嗚呼奈何吾有孝子而早不悟也所著詩雜文多
亡今存者不十篇子佳忱

後學張遠覽曰余生不及見可庭先生然時酌酒于先生之
墓又獲拜先生之夫人于堂不自知涕泣之何從也余猶記
三四歲時一日夜將半叩門聲急旣而先君子哭甚哀家人
皆哭則先生之卒也於是知先生與先君子益兄弟交云後

時時從士大夫長者問先生軼事而遺文凋落綴述無由夫以先生之行而所遭之酷至于如此何惟夫人之致疑于天也然先生歿且三十年而風流宛在泯泯者蓋不知凡幾矣悲夫

隱君丁敬傳

杭世駿

隱君名敬字敬身號鈍丁自稱龍泓山人家在候潮門外鄰保皆野人也釀麴蘖自給身廁傭販未嘗自異顧好金石之文窮巖絕壁披荆榛剝落蘚手自摹搨證以志傳著武林金石錄分隸皆入古而於篆尤篤嗜嘯堂集古吾邱學古兼入其室非性命之契不能得其一字秦漢銅器宋元名跡寓目卽辨性耽羣籍家貧不能出重貲購買門攤市集眼光所注無留良焉小樓三楹屢屐滿室叢殘不復整理皆異冊也上

棲諸子恣其弦誦下以酬接賓客客至輒止不聽去果餌雜進腥熟並陳老母恒質貸以佐之孺子寒餓不計也詩學其所專長布衣金農相距一雞飛之舍與之齊名美辭秀異敬或不及鋪陳終始豪放不可羈縲農不能逮也寒人張沅字畏廬號敝邱老棲荒江之上兀傲自負敬與酬和疊險韻至無算而氣不竭故談藝者以城南爲詩國間房冷剎青林丹嶂之區足跡無不到題咏無不及也鄰人不戒災及其廬所收蓄頃刻皆盡樓亦燼焉不自聊與人羣處輒隙末意所不可輒嫚罵累日夕不肯休余與梁翰編啟心每嘲弄之以深契故得不怒方制府觀承愛其鐵筆媚制府者欲得其一二方通意指而惡聲殷墻屋驚而逸去江苑卿眷慕其詩將之武林以幣贄謝勿與通春亦畏其鋒瑟縮不敢進晚買宅于

張紗衞將遷矣而以母柩先往親串有以不吉告者勿爲動
曰吾母不及見也未幾竟死此宅有三子健與傳皆諸生健
爲余女夫傳從上元謝野臣學歷算少子曰仝亦能詩而八
分得父家法

徵士翁霽堂傳

沈德潛

翁徵士名照字朗夫更字霽堂先世福建莆田人高祖兆震
明萬曆壬辰進士官大司成曾祖天游崇禎丁丑進士令徽
之休甯卒于官祖際寰寄籍休甯考某移家蘇之常熟又移
常之江陰遂爲江陰人霽堂誠恪謙抑不作妄語不以機巧
待人有以虛誕告者以誠實應過神祠及名賢祠墓必展謁
不敢咳唾其下人也雖遇三尺童子加禮讓故交雖歷四五
十年每相見拜跪端拱如初締交時於齒與德兼者敬禮如

嚴師然以故行孚于人而當代名公卿亦咸敬禮如相國錫山嵇文敏公渤海高公並稱老友制軍完公欲師禮事之不止如嚴僕射之於杜少陵胡少保之于徐文長也少工聲律對偶之學文酒餘霽堂句成衆交口服甚或袖已詩不能出中歲窮經學兼漢魏唐宋諸家而參訂之謂漢魏諸儒博而該宋儒約而精不入主出奴舉一家以廢諸家也中有所得久而成書雍正乙卯詔開博學鴻詞科嵇文敏薦于朝遇歐血疾未應試乾隆己巳詔求經學膺高相國薦

上以所薦過多詢二三大臣舉其尤者大臣無知霽堂學問因不與才豐遇嗇以上舍生終人共惜之晚歲無四方志欲寓吳之采葑溪與予有耦耕約期于踐矣乙亥三月之白下託第三子于高方伯遭疾卒年七十有九遠近驚悼輓歸知

交設位而哭謂藝林失一善人蓋棺論定洵然已配李淑人持家勤儉使霽堂無內顧憂先一年卒子三人晟江山知縣謙國學生先卒恕國學生所著賜書堂詩文集若干卷已行世憶霽堂與予定交皆壯歲喜予詩一過目背誦不忘予甲午詩友人取去遺失付之無如何矣霽堂來一一錄出友人徐龍友笑比之行秘書又霽堂嘗寓朱姓家後其人遭賦歲暮被繫霽堂適經其地出修脯代償歸囊罄如幾無以卒歲告之配歡如也卽二軼事可知其生平之敏且仁矣於其敏可入文苑傳中於其仁可入獨行傳中予爲私傳俟秉史筆者采擇而論定焉

陳東莊先生傳

彭紹升

陳先生名黃中字和叔自號東莊谷叟吳縣諸生也父景雲

字少章博文彊識以儒術名吳中先生自少通敏爲學長于史深究前代治亂往復所由以達于當世之務乾隆初應博學宏詞科廷試被黜乃縱遊南臨洞庭登衡山東浮錢唐入閩北馳驅燕齊河岱間學益精當是時

上卽位數年銳意賡續

列聖治績紹往古絕業中外大臣承明德爭延致天下豪俊虛己訪時政闕失而先生尤爲大學士海寧陳公所知旣先生上書陳公論用人理財養兵數大事其言通達治體鑒鑒切利病無少諱頃之有詔求骨鯁質樸之士如古馬周陽城者陳公竒先生欲以先生應詔屬先生友招以書先生辭焉先是先生客湖南巡撫幕府士苗或小警巡撫欲興師勦之屬先生繕奏章先生曰此召亂也撫而輯之其可弗聽

先生辭焉遂行已而苗叛用兵期年乃靖先生初至京師最善山陰貢士胡天游天游故奇士負才氣傲睨當世士鮮當意者顧獨爲先生屈所著文必以示先生先生輒爲發其壘別其良以示天游未嘗不相視而笑也天游豪宕自喜不肯尋尺度爲勢要所排斥竟窮死而先生介然有節概謹去就嚴取舍之辨然其窮與天游等年四十餘杜門著書無僭石之儲泊如也里黨間落落不相中卒爲人所構下縣獄廝而得免又一年以疾終年五十有九居嘗恨宋史蕪雜是非混失平則發奮刪其繁累搜討兩宋先正舊聞折其中成宋史彙一百七十卷又著新唐書刊誤三卷 國朝諡法考三卷殿閣部院年表六卷督撫年表六卷詩文集四卷其歿也貧甚至不能治喪具姍黨以金賻者妻張氏固却之曰奈何以

貧故傷夫子義鬻居以葬子三文雖文寬文德

梁孝廉處素小傳

盧文昭

梁君處素名履繩余益友也善讀書既擷其精并正其誤與其兄曜北相礪錯一時有元方季方之目余老而衰漫思攷訂羣書有所遺忘及錯謬處素率爲余審定之兩君皆厚余其氣象則曜北侃侃然處素闇闇然和易近人人尤樂親之曜北旣棄舉子業專精史記學處素以乾隆戊申科舉浙江鄉試人咸意其發名成業之未有涯也乃再試南宮不遇歸途風日燥烈塵埃漲天熱氣中人毒甚然抵家尙無恙也會葬其先考侍郎公在山閱月餘親程畚杵之勞維謹塋面富春江時當秋末江風射人作寒君自以尙強壯不爲意然而君之受病深矣兩害俱發臥牀未幾卽失音越日而目已瞑

矣余聞而驚訝往覘之信爲之失聲長慟悲夫廣我見聞者之少此一益友也嗚呼君生宦家家門鼎盛祖則文莊公父則侍郎公伯祖太史護林公伯父侍講山舟公設以常人處此不爲褊屨風流則爲裘馬清狂日以酒食游戲相徵逐爲事不復知有文字之樂者比比然矣君獨蕭然若寒士衣不求新出則徒步不以所能病人不以所不知愧人博學而能孱守之以故不涉于愛憎之口自其曾大夫谿父先生以來學問文章照耀海內代精八法得其片楮珍同拱璧君克自奮厲繼承家學其於衆經中尤精左氏傳蓋其舅氏元和陳君名樹華著有春秋內外傳攷證君復彙輯諸家之說而折其衷疏爲三編先以其成者示余余讀而善之其續纂者尙未竟也遺草具在檢拾而加以整比焉此則曜北之責已君

詩清新越俗向與其兄及所親合刻有梅竹聯吟集可見其
崖略書法雖不名家然端謹不苟如其爲人且通說文故下
筆鮮俗字使老其材其成就烏能測其所至乃年僅四十有
六而竟天死迺乾隆之五十八年十一月三日也在梁氏失
一佳子弟在宇內少一讀書人豈不哀哉君娶于曲阜孔氏
孔氏多學人余友孔君名繼汾者君之外舅也以君處族黨
間可以無愧色矣一子曰常孫曰王在長逝者固可無憾而
未死者烏能免於憾也余頽唐之筆不足以爲君重但爲之
志其略亦聊以抒余之哀而已

適園蔣公傳

袁枚

公諱堅字非磷號適園江西鉛山人生而家貧肩粟養母困
童子試鬱鬱乃請于母曰兒年二十八矣未博一衿幸諸兒

侍願遊學如歐陽詹母許之先入都至山右漢陽嶺南薊門
河洛諸郡晚年再遊京師公精法家言諸侯爭延之代州有
大獄囚纍纍牘可隱人撫軍檄崑崙牧甘公辦治甘聘公行
讞立具殺七人釋無辜者百八十八人酒姓娶婦月餘弟迎姊
歸將入村失姊懼反誣酒氏官下酒氏翁于獄七年不決公
從太原返吏指前樹林曰此酒氏家也公心動驟馬而之山
凹有人扃戶博欄之一兒覺異指髯者肩告之衆咸喑曰鬼
耳人則安來公跳歸白甘公纂取鈎距果髯者所略也臨汾
令某縱吏暴征民變棄家登山撫軍檄澤州牧佟公辦治聘
公行日驅三百里至平陽能屬者裁四騎山上人如蟻螳樹
鈎鉏爲兵張旗洶洶公手令箭而先周山呼曰撫軍知而等
良也爲姦胥逼反特遣佟使君來活汝宜各甯爾家有目者

視此箭山上人禁聲稍稍下公導餘騎入縣縣庭瓦礫山積
令從夕室出率犯法吏六人跪佟前民環門而囂欲歐之公
叱曰勿妄動有王法在乃撈吏于庭血流民懽噪拜謝去安
堵如故次日四鼓牽官吏詣省白撫軍撫軍大悅飲佟酒而
手炙鹿尾啖公公幼卽以智俠自喜七歲隨叔父遊法雲堂
聽僧誦經廡下坐縣捕數人私語某寺僧被殺主名不得奈
何公辟耳于叔曰殺人者堂上老僧也叔呵之曰渠誦經屢
顧不在經矣故疑之捕者牽僧去一訊而服十七歲阻風瑞
洪鎮有少年同舟舟人哺食少年登岸再食再登岸公疑而
跡之見其蹲古廟大鐘下色焦然睜也曰余南昌熊白龍家
貧告急于河口賊不遇反寄食于舟人未償其直而又阻風
舟人將不余食焉故避此語畢泣公亦泣彊入舟與其食而

資以金熊感謝歸邀過其家見母誓爲兄弟居亡何熊來曰
權弟金獲利三倍今將販繒臨安無所托母妻故來弟知吾
父有養子曰蛟乎素無行脫有故弟善持之言畢去逾年繒
主人執訊來曰熊某死矣餘金若干目且瞑屬曰爲我報蔣
君公陰念歸熊喪非蛟不可而蛟覓金必叵測乃札覆主人
授部署法遲十日告熊母母果遣蛟往已而召公哭曰蛟至
浙兒骸已焚闖然在桶舟人負之納我圃此外不有其藏一
錢奈何公慰母再三而身自往圃哭視畢走出母牽公袍曰
聞繒主以兒金寄君金之來由君然貿易者與有勞焉盍析
半惠老身何如公未答蛟突前曉曰須南昌廳事明之耳公
叱曰何必南昌廳召二三隣父來卽明也蛟嘆喟局公去俄
而龐眉者六七叟至公曰所以嘯嚀者受亡人託防蛟故也

防蛟爲母故也。今母見逼，不得不速明請，詣圍乃繞桶而號。曰：白龍知我，白龍知我。斧之複底脫鏡三具，墮地光瑩瑩然。鎔金也，裹以簿券，衆取視，感泣歎。老嫗目眯，不知人未幾，蛟果竊金遁矣。公五十歲家居，聞佟公爲負課事繫獄，慨然曰：我不往，則難不解。先至天津，撫其家，再至澤州，視佟佟方缺金五千，自分無全理。且老不肯食，聞公至，爲加一飯。會太守有疑獄，聘公公曰：若助佟我助，若太守喜，張示勸募，州人負刀布麋至三日而畢。佟行，公乃行。公有神力而敏于爲善，遇盜許昌，兩騎截路，中五人行，劫公怒射一人，顛再發再顛，盜驚舍所劫者。公擲公公縱馬入刺殺一人，馬逸公仆躍起復殺二人。餘盜乃竄，被劫客爲公牽馬出林，羅拜問姓名去。又嘗行崑崙道中，兩峰夾溪，天暴雨泥沒馬鼻，有婦抱兒騎一

童子負茶從公慮其溺救之非錢莫以也乃解數緡挂馬首
須臾婦溺童子驚亦溺公大呼救者贈錢萬搖其繩錢鏘鳴
塗人應聲往皆掖起之送甯其家公四十六歲始娶鍾夫人
生子士銓官編修朝廷贈公如其官公捐館時年七十一
猶及見士銓舉于鄉也

贊曰讀史遷班固揚子雲諸人自序輒歎人子孫生一顯人
不如生一文人何也彼顯人者於乃祖乃父僅封秩追崇之
已耳若夫述世系揚風烈非其才孰任焉士銓以文伏一世
偏矜寵予文丁亥元日披七品服祀公卽持公狀入山乞傳
狀厚如焚炙讀之累夕不能盡乙其處者凡三十有餘事嘻
何其富于善也今之爲公卿者生赫赫死則敘恩榮數行便
灑然盡公布衣也瑰意琦行紛疊若是雖公意踔絕不以仁

義讓人而士銓之腹存手集羅縷畢貫其才高其志尤足悲也余輯而傳之困于體例無能多書然其犖犖大者殆無遺焉

國子監生呂君家傳

鄭虎文

君姓呂氏名揚廷字對宸號誠齋江蘇常州人宏文院大學士宮元孫也曾祖方嘉祖鈞俱歲貢生父灝候選州同知母徐氏鈞無子灝以兄子爲鈞後君幼而沉靜有器度九歲讀五經卒業下筆成章年十九爲諸生每夏夜讀書兼衣以禦蚊蚋渴則就池掬飲無何入太學應南北鄉試凡十二不售君三世素封均財好義家遂以落泊君雖貧益慷慨喜施與遇人窮厄不以難辭嘗佐山西陽高令周君世紫幕縣有軍餉解省省與縣相距千餘里限甚迫無能任者君於是道提

徑履山險兼晝夜行塗半遇虎馬驚墜澗捫葛披榛僅乃得
免三日達省中令賴以謝重譴後周君坐法死君已他往單
車赴弔并傾囊恤其家同里吳啟文夙與君爲撫塵交館於
君族父榆社令臨署中君聞其疾從陽高往視會卒適屆秋
試或勸君行君泫然曰脫余去誰與送吳君喪者竟留畢事
君爲青陽書院長時族子元燮有遠行路過舟覆旋遘病君
留養兩月病良已厚資其行君性孝友成童時丁父艱哀毀
不食遂患瘕腸出寸餘保姆以敗絮摩挲久之然後愈常侍
太夫人疾不脫冠帶者三月筋骨爲傷後遇陰雨夜輒作楚
不得眠太夫人治家嚴有不當意輒責君君退而喜曰余年
已踰四十尙承母訓人子之幸也伯兄孝廉君重華病於京
邸君正送吳君之喪在亳州聞之戴星而往至月餘兄歿君

拮据捫攜扶襯首途更遠取吳君柩同歸有持兄券至者錢
罄解衣授之不令留所負焉居恒事寡嫂以敬撫孤姪以慈
同氣中處瘠推肥能忘其困乾隆四十三年卒于家娶錢氏
封資政大夫刑部左侍郎錢公人麟女子一星垣府學廩生
女一孫男一寶璐孫女一

論曰君嘗拒奔女于衛輝旅舍終身未嘗言其事真盛德君
子也跡其生平敦氣節重然諾求之昔賢殆朱暉劉翊之亞
歟顧其才萬不一試而沒沒以死嗚呼其可悲也其子星垣
幼能委已於學長而益騫余讀其文而偉之必將有所不以
朽其親者在矣遇不遇詎足爲君惜哉

李君傳

洪朴

君姓李諱國標字示童號魚石明嘉靖中自湖北遷湖南之

衡陽北鄉七里站歷五世爲君父諱良通有陰德君生八歲而孤伯兄國柱長君二歲家素貧依母銀太孺人學書稍長就塾學性聰敏能博記日誦千餘言年二十八縣學爲名諸生益力於學李君英朗有至性方少時母銀太孺人勤紡績爲業以資生延日君嘗惻惻發憤自爲諸生後名譽益起鄉人後進稍稍從君問學君亦求友於四方然念太孺人獨居雖遊學不敢遠每遇人饋珍饈味則泫然泣曰吾母嘗茹苦食麤不忍獨甘旨卽緘封寄獻焉君性仁悌其講學誨人必知其根柢授後進書必先授小學性理近思錄諸書曰此爲學之本也居母喪哀毀盡禮節爲近人所難能鄉人或勸之曰李君何自苦爲君悲抑不能言意不欲以獨行掩鄉人所短然其訓迪後子弟則必令讀禮經習頌苦嘗曰情與禮相

輔生禮教薄情乃漓矣於收合宗族之道尤極意聯屬修宗譜鉅細遠近無遺於遠祖墳墓必歲時親掃祭設奠酺合食置祭祖規約井井有條理其族知有不能昏嫁者必飲助完其事李君長八尺餘聲徹亮聞遠爲人忼慷簡易色溫溫然毅人亦畏之嘗出遊有羣爭者圍然不相下微見君來卽屏息不敢語嘗惡俗戲博廢時生事端多方勸俗亦漸化君有子曰正中以經生中乾隆癸酉科舉人揀發湖北用知縣方正中赴部挑選先一日得上選正中意初止欲得教職就近微祿養及得選上將爲令乃悲不自勝泣曰吾父年已邁吾倘得縣選遠不能養吾父祇增不孝吾不復赴部義舉人或勸之曰汝誠懇如是安知不近耶越數日果得湖北暫補沔陽同知君年近八十餘揚揚如少年至正中官舍常廳後危

坐約束徧家人內外見家人持緡錢入內舍必問所從來曰此爲官雖卑微不可毫髮取公家物況取于民告以廉俸所易方釋問正中治官事甚廉辦君以四十年乙未卒以正中官封年八十一配趙孺人先卒君時年四十餘終身不復娶子二人皆守其家學孫五人次曰隴君卒之前年中甲午科湖南舉人爲歙人洪朴所得士隴兄弟皆能文

論曰士之爲善于鄉者豈無益于人哉余聞李君以少壯力學勉行不逮年四十餘時常以事宿寓舍夜半屋空中物墜有聲隆隆直覆君面諦視之乃世所云陰隲文多詳釋嫻雅君得是書將三四十十年益博求史傳證引皆根據其子正中梓之嗚呼李君果於爲善哉

國子生黃君東山小傳

王希伊

黃圻字觀光號東山青浦人祖朱芾廣西鎮安府知府多惠政著有崧邨吟稿父蟻幼以孝聞君性慷慨喜結納好施與讀書識其大者居家怡怡肅肅里黨多薰其德而化其爭赴人急難不計有無悉應之卒焚其券有守丹童子被竊主人譴責無所措爲償之與家人言述司馬溫公積金積德之辨甚詳家人耳熟焉念家無儲待無以行其志乃出遊楚幕凡可以置力者無不盡心爲之其佐理人不及知其施于外如乾隆四十三年楚省大疫巡撫出金瘞埋後大雨暴露爲加封築歲以二人司其事數十里內無不完固者有蘇人久流寓不得歸助之返鄉楚中人無不知黃公高義能助飲人無及物權而行及物事皆其類也四十出遊歷二十餘年長子數往請歸乃始束裝至江西有他舟潯姓者貲盡訴于君代

償其負挈之行潘嗣以硯不受君卒後潘來謝乃備言之君
至蘇忽病歸數日卒乾隆四十七年十二月初五日巳時也
其至誠感神與爲善不倦見于臨歿者有如此配孫孺人與
公合德嘗述所耳熟語以教子長鐸國學生次鎔縣學生孝
友一門能世其家

湖海文傳卷六十五